

海外

首届

海外汉语方言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陈晓锦 张双庆 主编

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汉语方言之研究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实，远离祖籍地母体方言已过百年甚至数百年，生存在不同的国度，与各国不同的主流、非主流语言不断碰撞、接触，海外汉语方言业已发生了种种与本土母体方言不同的变化，同时，由于使用人数及所在国语言政策等因素影响，更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濒危方言。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不仅是语言研究、方言研究的需要，也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华人、华侨、华裔研究等不可不深入触及的方面。可以说，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已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首届

海外汉语方言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陈晓锦 张双庆 主编

7
5

C

-4

③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陈晓锦, 张双庆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1135 - 384 - 6

I. 首… II. ①陈…②张… III. 汉语方言—方言研究—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H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0871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桐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0.875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论文集获得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资助

前言

(代序)

世界上凡是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

华人自古以来就有出洋进行海外贸易、海外移民的传统，南方沿海地区更是如此，仅广东一省，目前常住人口为9 449万，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广东籍人士就有2 000多万（《广东年鉴》，2008）。华人移民，早年多有聚族而居的习俗，南方的汉语方言因而也就随着华人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当然，海外华人社区也不仅仅流行粤、闽、客方言，百年前流入中亚的东干语，近几十年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使用人数不断增长的西南官话，都是明证。汉语和汉语方言无疑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全世界华人共同拥有、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财富，海外汉语方言是财富的组成部分，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是语言研究、汉语方言研究不能忽略的领域。

但是，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汉语方言之研究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实，远离祖籍地母体方言已过百年甚至数百年，生存在不同的国度，与各国不同的主流、非主流语言不断碰撞、接触，海外汉语方言业已发生了种种与本土母体方言不同的变化，同时，由于使用人数及所在国语言政策等因素影响，更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濒危方言。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不仅是语言研究、方言研究的需要，也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华人、华侨、华商研究等不可不深入触及的方面。可以说，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已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2008年7月，在我们的发起之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我们联系了海内外有志于此的学人，想方设法克服了经费不足等困难，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共同携手，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了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包括两岸四地）共50多人，提交论文30多篇。在3天的会期里，代表们就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之重要性和紧迫性、海外汉语方言及研究之状况、各海外汉语方言之特点等问题畅所欲言。讨论的方言除了狭义范围的海外汉语方言——海外他国的粤、客、闽方言，海外他国的西北官话和西南官话，还包括广义范围的海外汉语方言——中国大陆板块之外港、澳、台地区的汉语方言。涉及的区域近达港澳台，远至东南亚、中亚、美洲。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鼓舞人心的盛会。

本书的编辑遵循言论自由、文责自负的原则，文章大致以综论，东南亚和美洲的粤、客、闽方言，东南亚和中亚的官话，港澳台的粤、客、闽方言为顺序编



排。虽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论述不免有错漏，但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编辑此书，既是为了纪念会议的召开，也是为了激励有志于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海内外同道百尺竿头再向前，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参与，为了下一次、再下一次的盛会。相信有大家的努力，我们的队伍一定会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

衷心感谢各位与会专家学者，感谢暨南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广东达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感谢为大会的召开和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会务组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要感谢他们之中的宋华老师和吴芳、施俊、高洵同学。同时，本书的编辑也为此付出了诸多心血，特此致谢。

陈晓锦 张双庆
2009 年春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陈晓锦 张双庆 (1)
加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之我见	詹伯慧 (1)
再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李如龙 (4)
海外华人在多语背景下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态度	
——兼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意义	周清海 (12)
海外华人与海外汉语方言	张振兴 (22)
论华语区域词语与华语方言词语的相互关系	汤志祥 (28)
中南半岛五国华人社区及华人语言现状	陈晓锦 (35)
印尼语闽南话借词及其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思考	杨启光 (48)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概况及语言接触的初步研究	甘于恩 冼伟国 (57)
新加坡客家话的语言现状及语音概略	严修鸿 (69)
泰国曼谷华人潮汕话记略	王建设 (97)
吉隆坡现代粤语阳上变阴去现象解因	邵宜 冼伟国 (100)
百年前缅甸粤籍华人使用的一些词语	
——评介昂庵应的《缅甸粤人曾用过的俚语、俗语》	
.....	陈晓锦 高洵 (107)
汉语方言对印尼城市中文名的影响	Thea Sairine 孙玉卿 (116)
闽、粤、客三大方言对东南亚华语语音、词汇的影响例说	
.....	刘新中 韩慧灵 (123)
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多伦多粤语	陶原珂 (128)
泰国北部的西南官话	袁方 刘镇发 (134)

新加坡华语的句法特征及成因	林素娥 (144)
印尼华人的语言状况	黄玉婉 许振伟 (160)
西北地区海外方言研究	周 磊 (170)
东干语特征词的年龄分布和衰变	刘俐李 (179)
中亚回族话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	林 涛 (193)
港式中文与语言接触理论	邵敬敏 (200)
客家启蒙课本《启蒙浅学》(1880)的方言用字研究	刘颖昕 (210)
日本领台之初的台湾闽南语记音符号与日台语音对比 ——以语言接触下的《台湾土语全书》所用音标为例	董忠司 (225)
新加坡、大陆福建、台湾三地同安腔闽南话语音和词汇的比较 ...	张屏生 (251)
台湾闽南语语音的接触、融合与演变	陈淑娟 (268)
新屋水流军话的词汇特色	张屏生 吕茗芬 (283)
两岸大埔客家话动词体的比较	江俊龙 (292)
台中东势客家话的归属初探	苏轩正 (308)
汉语国际化与本土化所涉及的语言与文化问题初探	徐志长 (322)



加强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之我见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詹伯慧

一

汉语方言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空前繁荣、持续发展的局面。将近 30 年间,通过汉语方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汉语方言研究的触角业已伸展到通行汉语方言的每一个地区,覆盖了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各种汉语方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范围内的方言普查工作到 80 年代在大修地方志热潮中各地开展的编写《方言志》工作,从已经出版的数以百计的方言专著和已经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方言论文,我们大致上可以断定:迄今尚未有人“染指”过的汉语方言“处女地”,为数已经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开拓进取,不断扩展和深化汉语方言的研究工作,把汉语方言研究这块“蛋糕”做大做好,就成为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不能不认真面对的问题了。

二

在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近 10 多年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是那些富有个性、深具特色然而过去甚少有人调查研究,其语言面貌一直知之甚少的特殊方言,例如一些夹杂在汉语各大方言中间,或是跟少数民族语言接壤的未明系属的方言“土语”,以及一些被确认为“濒危方言”的汉语方言,如南方两广、海南的几处“军话”,还有某些很特别的“方言岛”等,都是近期很受青睐的“宠儿”。国家语委近期的重大研究课题就有“濒危语言(含方言)研究”这一项。近年来中国社科院语言学科的重点研究项目,也有濒危语言(含方言)研究的份儿。据笔者所知,专门研讨湖南、广西、广东一些土语及相关方言的研讨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已分别在粤北、湖南和广西开过 4 次,还要继续两年一度地开下去,这可算是方言学术活动的一个新品牌。种种迹象表明:汉语方言的研究正在进入到一个全面开拓新领域,以大力调查方言交界地带、方言混合地带语言现象,认真抢救少数濒危方言为重点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方言学家们的视野总是紧紧



盯住那些前所未闻的方言。猎奇和创新交织在一起，使传统的观念和看法常常遇到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方言行家们，特别是身处南方方言地区的方言工作者们，自然也就想到一些向来未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海外华人中的汉语方言研究就是应运而生的一个。这样一个调查面涉及上千万遍布五大洲海外赤子的大课题，只有在今天，在神州大地各种方言都已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并出版了大量记录各种方言的著作，而汉语方言的区划经过长期的探讨也已有了大致明晰的轮廓，方言研究涵盖面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也只有在今天，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深入贯彻，海外华人、华裔的居住国和我国的往来日益频繁、友好关系与日俱增，而海外华人、华裔与祖居地亲友间的来往也日渐密切的“大气候”下，“海外华人方言研究”这样的课题，才有可能被提到汉语方言研究的日程上来，也才有可能组织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来实现。暨南大学作为有百年历史的华侨大学，研究海外华人的方方面面是这所大学的传统，也是最能够体现侨校特色的重要方面。一代又一代的暨南人，深知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作点贡献。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刚成立不久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几位同道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个课题，尽管彼此都深感要把汉语方言的研究向海外华人方言的研究拓展，会遇到种种在调查研究国内汉语方言时料想不到的困难，可是，大家又都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必须走出这一步！作为暨南大学的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把汉语方言的研究向海外华人社区的方言扩展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更何况东南亚各国华人所说的汉语方言，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语言学者早在10年前就已联手开展过不少调查研究。我们作为一所侨校的方言研究机构，更没有理由对此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有了调查研究海外汉语方言刻不容缓的共识，从1994年开始，由当时新调入暨南大学的李如龙教授牵头，以向广东省教委申请立项研究东南亚华人语言为开端，开始对东南亚华人语言（方言）进行调查研究。接下来在经过一番酝酿和积累以后，于1996年2月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一次“东南亚华人语言研讨会”，以此为契机，海外华人语言（方言）的研究在暨南大学逐步升温，目前已形成了持续开展的良好势头。这次在暨南大学举行的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10多年前“东南亚华人语言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也已经在2000年正式出版。

三

暨南大学由陈晓锦教授牵头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工作近期陆续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2003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近60万字的《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此书的出版大大激励了方言研究中心的同



仁。接连几年，围绕这一课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去年以陈晓锦教授为首的“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课题组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一举成功，使这一课题成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著名品牌，备受汉语方言学界瞩目。近期陈晓锦教授又趁热打铁，频频迈出国门，走遍了东南亚有华人聚居却又未曾有人调查过汉语方言的一些地方，深入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地，记录了大量的方言语料，为下一步扩大研究海外汉语方言准备了条件。此刻，在这样一个已经有了良好开端的“气候”中，我们又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一步开展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呢？下面略抒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同道方家：

(1) 加紧扩大调查面，充分掌握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的真实面貌。调查是汉语方言研究的起点，也是汉语方言研究成功的保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对于海外汉语方言研究这样的课题尤为重要。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走出第一步，尽管此前我们已对东南亚地区的汉语方言有了一些了解，也有了一些资料的积累，但对于开展研究来说，我们掌握的资料还很有限，我们了解的情况还远远不够。因此，赶紧开展进一步的调查，获取更多更丰富的汉语方言素材，仍然是研究东南亚地区汉语方言的迫切任务。至于东南亚以外华人聚居地的汉语方言，大多仍未开始调查，这就更需要加紧组织力量，开始大量收录语料了。我想，这样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工作，最好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组织起一支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各国汉语学者的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工协作来进行。把调查工作做好了，往后的研究就不至于苦于“无米之炊”，只要下定决心坚持干下去，一定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成果。

(2) 在开展实地调查、掌握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分别进行海外华人所操方言与祖居地同一方言的比较工作，找出其异同，分析其原因。这一研究可以分解为若干子课题来进行，最终可以编写出若干像前述《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那样的著作，如果海外各国（地区）都能通过深入调查编写出这样的著作，最终就有可能综合编纂一部《海外汉语方言概况》，全面地揭示海外各地千万华人、华裔所操汉语方言的实况及其与中国大陆汉语方言的异同。

(3) 从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海外汉语方言社会应用的情况及家庭应用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合所在国的语言环境和语文政策，研究华人社区汉语方言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探讨海外汉语方言在不同环境下的发展前景。

(4) 着力剖析海外汉语方言在多语环境中的相互接触、相互渗透现象，从而探讨海外汉语方言变异的问题。

(5) 探讨海外汉语方言如何能够代代相传地延续下去。研究对海外华人子女如何进行祖居地方言教育，使乡音不致在海外华人中消失的问题。



再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

厦门大学 李如龙

一

这些年来，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不但有大型的语言调查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有大部头的专著出版，参与研究的人员也增多了，研究的角度也多样化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然而，和东南亚华人数量之众、生活热土之广相比较，这样的研究规模还是很不相称的。论人口，按一般的粗略统计，分布在十几个国家的华人早就在2 000万以上^①。论历史，到东南亚定居的华人，早在1 000年前就有明确的记载。阿拉伯旅行家Al Ma'sudi在《黄金牧地》一书中就记述了他在公元943年船经苏门答腊三佛齐时，见到“有许多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林邦（今巨港）为多，盖避黄巢之乱而至者”^②。仅据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人口统计，1893年那里的华人就有26.569万，占当地总人口近1/4。^③华人陆续地、批量地到东南亚各国定居，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这在闽南各地的家史族谱中一直有明确的记载。论地域，2 000多万的华人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广泛地参与着那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早已不是外来移民，而是东南亚国家的主人了，他们分布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传扬沟通文化的工具，也是记录历史的教科书。只有对他们的语言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了解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现状。

二

为了在定居地生存和发展，东南亚华人面对和自己的民族语言相去甚远的各

① 据杨力、叶小敦统计，为2 080.02万人，占在地国总人口的11%。见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0~61页。

③ 许友年：《试论华人马来语的历史作用》，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种民族语言，都必须从头学起，才能和当地人交往，这是他们社会生活、语言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如今，他们都是双语人或多语人。在菲律宾，华人兼通他加禄语；在泰国、缅甸，兼通泰语、缅甸语；在印尼，主要使用印尼语。新加坡的年青一代则以使用教育、行政语言——英语为主，多数兼通马来语，不少还兼用华语的国语。千百年来，东南亚华人随着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转变，都经历过由民族母语向所在地国语的转换过程。一般的情形是：最早去的华人作为流寓的侨民，大多保留自己的汉语方言母语，多少学点当地语言，以应付生活的迫切需要；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大多是典型的双语者，使用方言母语和当地主要语言，由于和来自不同汉语方言区的人的相处，不少人还兼通其他汉语方言。拥有使用人数最多的闽南话（当地称为“福建话”），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是东南亚各国华人的共通语。“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推行各自的国语，华人与当地各民族的交往也愈加深入和密切。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交流也多了。那时各国普遍有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在华人学校里接受过启蒙教育的还学会了华语国语，加上自己的母语和其他方言，以及掌握一两种当地语言和教育行政语言，会说三四种话的人十分普遍。

这种从单语（方言母语）到双语（兼用当地语）到多语（多种汉语方言和多种当地语言）的转换演变过程，是东南亚华人语言最为突出的特征^①，也是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最佳研究内容。研究东南亚华人语言，首先应该从这方面着力。相当多的华人离开故国已经数百年，经历过几代人都数不清了，在当地的人口比例上大多不是多数，为什么还能保存着祖传的方言母语？是什么因素使这些语言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和语言的存活相联系的最重要社会现象是什么？家族血缘的传承，聚居社区乡缘的维系，信仰、民俗的社缘关联，共同的行业生计的业缘联系，都起了什么作用？掌握所在地语言的最重要推动力是什么？语言政策、教育政策、政治统制、经济生活（商业往来）的联系，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婚姻联结，都是一些关系项，其间又是如何体现出主次轻重的？在中华母语中，方言和国语、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的关系如何，和本土汉语的国语及方言间有无联系、有无区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关系和社会联系以及政府的不同的政策如何决定着各国华人的不同语言生活？这些不同的语言政策的社会效果如何？不同国家的华人的语言生活的前景又如何？研究这些多元的语言文化现象，都必须从调查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活入手，联系该国、该地、该族群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生活状况加以具体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则应该运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① 杨启光：《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日常用语及其文化认同探索》，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版。

任何语言学的研究都离不开本体的研究，而语言本体的研究，尤其是以口语交往为主要形式的方言研究，都必须从调查入手。研究东南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必须从语言调查开始。汉语方言在中国境内分布太广，品种太多，现代方言学兴起之后，长期无力顾及境外所分布的汉语方言的调查。较早见到的中文版的东南亚汉语方言著作是哈玛宛的《印度尼西亚西瓜哇客家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作者是印尼籍客家人，原名温戴奎，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后在印尼的中学和大学任教；60年代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印尼语，后为大东文化大学印尼语教授。他怀着浓烈的客家情结编写了这本介绍客家母语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暨南大学立项，在广东省内找归侨和留学生调查了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客家话和闽南话多点，并于1996年举行了首次东南亚华人语言研讨会，以那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为主，于2000年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一书。进入21世纪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张双庆教授牵头组织的“大闽语”研究计划，先后调查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闽南话和泰国、柬埔寨的潮州话。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暨南大学教授陈晓锦于新世纪之交先从暨南大学留学生中开始，2000年之后又自费出国，陆续调查了马来西亚境内的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闽南话，编成了大型的调查研究报告——《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她所做的调查是相当深入的，包括3700多个单字和近2500条词汇以及数百条语法例句，记完音，整理了语音系统，列表对照三个方言，进行了语音、词汇的比较，并对三个方言作了语法的描写。此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清海教授和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合作，编写出版了《新加坡闽南话概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和《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

如上文所述，东南亚华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品种多（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闽南话中又有潮州话、海南话，闽语中还有福州话、莆田话；此外，在缅甸境内还有西南官话）、分布广，存留使用的情况又很复杂，要进行全面调查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有些方言已经处于严重萎缩之中，需要及时抢救。为了使这项工作更有成效，看来应该谋取境内外学者的进一步合作，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组织起来，能调查的进行调查，暂时力量不足的，可以商请有关学校及学术团体，先按照一定规格和要求，用录音资料形式先把语料保留下来。

四

在调查的同时，应该注意进行比较研究。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对各种汉语方言及其通语（普通话）的特点有深切的了解。比较研究工作应该包括纵向、横向两个方面。

在纵向方面，拿早期的语料和现存的语言事实进行比较。由于闽粤人早在明清时代就在东南亚大批量、大面积定居，西方人士最早知道闽粤方言不是在本土，而是在东南亚。随着殖民主义者侵入东南亚，各种西方教会就在这里调查汉语方言，利用它向华人传教。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300年间，传教士就在东南亚调查、记录方言，编印了许多方言词典。就已所知，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有17世纪初西班牙耶稣会教士 Pedro Chirino (1557—1635) 所编的《闽南话词汇》，“这是一本记在笔记上的手稿，共88页（其中只有83页有文字），包括几百条中文词语，并有某种闽南话及相应的 Castillian 西班牙语注音。这些词语对于研究中国和西方早期的语言接触是非常有用的。它也可以用于研究当时闽南话的语音和词汇特点”。（马西尼：《罗马所藏1602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语言接触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这本手稿，现存于罗马 Angelica 图书馆。全书共收汉字1920个，词语966个（单音词639个，双音词304个，三音词17个，短语和句子122个），头5页列了5个不收的字，以后按义类排列词语。

到了19世纪，这类词汇、词典就多起来了。这里只列举几部比较重要的：

(1) 1841年在曼谷出版的 W. Dean 所编的《潮州话初阶》（*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u Dialect*），48页，分为30个义类（天、地、身体、时间、数词、量词、草木、动物等），罗列了潮州话词汇和短句，用罗马字注音，用英文释义。

(2) 1847年，也在曼谷出版，由 Josiah Goddard 所编的《汉英潮州方言词典》（*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248页，依罗马字所拼潮州话音节为序，分声调罗列汉字，用英语为字义作注释，收了约5000个汉字。

(3) 1853年在广州出版，由美国教士 Elihu Doty（罗音）所编的《翻译英华夏腔语汇》（*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212页。按义类（人体、称谓、动物、食物、服饰等）罗列汉字词条，加注罗马字拼音，用英语注释。收词约五六千条。

(4) 1873年在伦敦出版的 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所编的《厦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全书收词8万条，用罗马字注音，未出现汉字，按音序罗列词语，分义项用英文释义。

(5) 1882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出版的 Francken J. J. C. & De Grijs C. F. M. 所编的《汉荷厦门方言词典》(*Ch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het Emoi Dialect, Chinese-Duth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6) 1886年在新加坡出版的 John Campbell 所编的《汕头话手册——方言中重要词汇词典》(*Manual of Swatow Vernacular with a Dictionary of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Words in the Swatow Dialect*)。

因为西方人用惯拼音字母,分析语音能力较强,据初步研究,这些词典标音是准确的。拿这些方言词典和当代东南亚华人所说的汉语方言相比较,就可以看出100多年间语音上和词汇上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例如上文所列的(1)和现代潮州话之间单是 -n、-t 归入 -ŋ、-k, 连带就发生了8个韵的变化: ien→ieŋ、iet→iek、uan→ueŋ、uat→uek、in→iŋ、it→ik、un→uŋ、ut→ɤk。^①

(7)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到东南亚定居的华人已经站稳脚跟,经济上发展初成规模,文化上也开始关注多语学习。有文化的侨民编了一些用汉字为马来语注音的词汇对照手册。较早的有1877年出版的《通夷新语》,1883年出版的《华夷通语》(福建话),后来有1916年出版的《正客音译义木来由话》(客家话)、1925年出版的《琼南音谱摩赖幼话义》(海南话)、1926年出版的《巫来由通话》(福建话)。这些手册都是用石版印刷,搜集常用词汇,按意义分类,用汉字所标注的方言词语立目,译为马来语后也用汉字注音。所列方言词语有单音词、双音词、成语,也有些简短的词组和句子,从中也可以看出初到东南亚时汉语方言的词汇状况。拿它和现代东南亚华人所说的方言比较,则可看出一些词汇的变迁。

(8) 20世纪50年代,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请名家编写、出版了广府话、客家话、厦门话和汉语普通话的四种教材,这是为适应非华人学习华语的需要而编的,其中的广府话还包括课本和语法读本两种。《福建厦门话口语》(*Spoken Amoy Hokkien*)一书是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康奈尔大学教授、著名汉藏语言学家 Nicholas C. Bodman (包拟古) 所编,上册于1955年出版,下册于1958年出版。全书共628页,按话题分为30个单元,编有课文、语法例句和练习、听力训练和自由会话,规模相当大。包氏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厦门话,该书所提供的50年前的口语是十分丰富的。拿这套课本和19世纪的教材和词典以及现代东南亚的闽、粤、客各方言作比较,则可以看到一个很具体的演变过程。

在横向方面,可以拿海外方言和故地方言及所在地姐妹方言作比较。华人到东南亚定居,大多是住在乡间的,并且往往是按本土籍贯聚居。他们对于祖籍地

^① 李竹青、李如龙:《潮州方言语音的演变》,见郑良树主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当有深刻的记忆，至少是口口相传以免忘了祖宗地。所保持的方言大体上也和本乡保持一致。当然，在异国他乡，由于与外方言、外语的频繁接触，也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不论是语音、语法还是词汇方面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异。练春招调查了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士乃镇的客家话，拿它和祖籍地广东揭西河婆镇的客家话作比较，在所调查到的 1 097 条词汇中，就有将近 300 条是彼此有别的，竟占总词汇量的近三成。其中包括马来语借词 91 条、英语借词 69 条、粤方言借词 64 条和闽南话借词 17 条，还有自创词 58 条。^① 陈晓锦在所调查的 2 000 多条词汇中也发现了三种方言都有近百条马来语借词、百余条英语借词和“大批反映马来西亚特定的地理气候生活习俗等特殊词语”。^②

五

国外的语言学关注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已经有三四十年了。这不但因为发生学视角形成的谱系树语言分类法不能解释许多语言现象，而且因为现代社会里不同国家、民族和大大小小的族群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发生学的谱系树分类是语言纵向演变的研究的话，语言的接触则是横向作用的考察，从理论上和材料价值上说，二者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关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揭示出来的事实大体上可以归为 3 种：第一种是经由双语竞争，一方萎缩、一方强化而造成了语言的替换。第二种是双语并用中相互渗透，强势语言向弱势语言输送语言成分和特征。第三种是两种语言在使用中紧密接触造成大面积的渗透，逐渐兼收并蓄而成为性质模糊的混合语。东南亚华人所使用的语言正处于内外繁复的接触环境之中，经过几百年的接触和渗透，都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异。显然，东南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语言接触的研究素材。

东南亚华人语言有内外两种接触。“内”指的是母语方言和姐妹方言及汉语通语的接触；“外”指的是与外族语言的接触。不论是内与外，都有繁复的接触源。在汉语之内，中国东南部的重要方言闽、粤、客这里都有。早期闽语是强势的，闽语之中尤以“福建话”（闽南话）最强，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曾是各国华人的共通语。50 年代之后，粤语借助港产电影和有关报刊以及商场上的通行而取代闽南话成为强势方言。随着中国普通话的普及及其成为联合国所认定的公用

① 练春招：《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士乃镇的客家方言》，见李如龙主编：《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